

四十年前的一次冲动，让“上山下乡”的他误入歧途，人生的黄金时间都在铁窗中度过；时至今日出狱，这位“知青”的新生活很简单，但他很知足——

曾经在反反复复中徘徊 才明白平淡淡是最真



□见习记者 王妍 记者 程奇文/图

派出所地下室的档案室里，40年前的户籍资料在尘土飞扬中找了出来……“刘迎宪，住址：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安乐镇栖霞宫村14号院46号，为我派出所管辖居民，特此证明。”这份户籍证明，让刘迎宪成为目前仍在安乐镇“插队”的上海知青。从1974年正式“插队”到安乐公社栖霞宫大队，到多次犯罪入狱，再到改过自新重新做人，回首近40年的风风雨雨，刘迎宪眼中闪烁着晶莹的泪花，也透露出他对生活充满了希望。



【一颗红心】他选择“上山下乡”

1954年9月20日，在上海市卢湾区建国东路164弄3号院里，一对孪生男婴呱呱落地，俩人的名字富有时代色彩：大的叫刘迎宪，小的叫刘迎进。这是一对在苦难中出生的遗腹子，他们出生前三个月，父亲因病离世。他们出生八个月后，母亲也撒手人寰。随后，弟弟刘迎进被送人，刘迎宪则幸运地留在了姐姐家里。

在清苦的生活中，刘迎宪慢慢长大，他学习成绩不错，思想也很活跃。1971年，刘迎宪所在学校组织“下乡”，他热血沸腾。而当时在洛阳当文艺兵的哥哥并不同意他“下乡”，因此将他的户口调到了洛阳。当年5月1日，17岁的刘迎宪背着绿色帆布包抵达洛阳。

一开始，刘迎宪很不适应洛阳的生活。吃“二米饭”（大米和高粱米两掺）时，刘迎宪每次都一粒粒将大米粒挑出来吃，

将高粱米撇在一旁。哥哥每次都大声训他：“别挑了，这儿不是上海，以后必须得适应洛阳。”

“何不响应毛主席号召，到农村广阔天地去。”有了这样的想法，1974年4月28日，刘迎宪瞒着哥哥，偷偷办理了“上山下乡”的手续，到安乐公社栖霞宫大队当知青。当时，村里没有一条柏油路，村民住土坯房，睡土炕。在隔壁老乡的指导下，刘迎宪割麦、扬场、拉磨、犁地……磨得两手血泡，每天最多挣10个工分。

刘迎宪在村民眼中是个“上海洋娃子”：不吃馍，光吃米饭，每次发麦子都和别人换大米；早上起床，端个茶缸刷牙；晚上别人倒头就睡，他还要打盆水洗脸、洗脚才入睡。栖霞宫村的村民，对刘迎宪等知青都很关照，每次他到老乡家里夹热煤、借农具，大家都很帮忙。

直到牢门紧锁的那一刻，刘迎宪才意识到：这些年，自己过的怎样的糊涂生活！他的斑斑劣迹让哥哥特别失望，哥哥迁居西安后，再也不和这个弟弟来往了。

坐牢的十几年，没有一位亲人去看望他。每到接见日，别人热情洋溢地和家属团聚，刘迎宪只能独守牢房，倍感凄凉。他每日像个行尸走肉，机械地重复着枯燥的劳动，看不到一丝希望。

一次狱中文艺表演，一名狱友熟练地表演快板儿，上下翻飞的竹板、抑扬顿挫的道白和惟妙惟肖的表演，让刘迎宪眼前一亮。他当即拜师，学习快板、相声。

刘迎宪非常用心地学说快板儿。他找来几片竹板，钻

孔后用毛线穿起来，没事儿就拿在手里练习。每次看电视或看文艺表演，他都在台下仔细琢磨表演者的“手眼身法步”，晚上一个人反复练习。狱中生活漫长枯燥，他便靠编快板儿、写相声打发时间，常常一写就是一本，并反复琢磨、修改。

一次联欢晚会上，刘迎宪自告奋勇表演了自己创作的快板儿《王大娘探亲》。“桥东有位王大娘，独养儿子叫小强，小强因盗窃被判入了狱，送到了监狱劳改工厂。这一天，王大娘高兴忙赶路，去看望儿子王小强。大娘高兴走得快，迎面碰上了队长大老张……”这段以家属探监、感化服刑者为题材的快板儿，刘迎宪一人分饰几角，将王大娘、王小强、监狱长的对

话模仿得惟妙惟肖，感人至深。台下掌声雷动，观众纷纷吆喝：“再来一个！再来一个！”

从此，刘迎宪在曲艺创作上越来越投入，多次在监狱文艺表演中获得一等奖。2008年，他创作的快板儿《赞奥运》，代表监狱在某市政府门前广场参加文艺汇演。面对数千观众，刘迎宪毫不怯场地打响了快板儿，赢得了观众和有关部门的赞扬。

“那种成功的喜悦感、成就感，让我觉得我还是有价值的！”刘迎宪说。

十几年的狱中生活，刘迎宪已记不清自己创作表演了多少快板儿，单竹板就打烂了三四副。后来，他又学习相声、小品的创作与表演，成了监狱的“文艺骨干”，多次获得减刑。

【一双双援手】他开始新的生活

2011年12月25日，河南省第二监狱。“咣当”一声，铁门开启，监狱里走出一个瘦瘦的身影。14年零4个月的监狱生活，让刘迎宪迷茫、迟疑，他甚至表示，不想出狱，就想在监狱呆着。

“没事，只要你不犯法，在社会上都会有碗饭吃。”监狱长宽慰他。

出狱后，刘迎宪14年前入狱时穿的衣服已经不能再穿了，监狱长和狱警们就从家里给他拿来保暖衣物：羽绒服、羊毛衫、毛裤、皮靴……里里外外置备齐全，还给他500元生活费。

“几十年来，就那么瞎胡混，连第一代身份证也没办过。”刘迎宪说，他回到洛阳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找到自己的户籍，办理身份证。40年来沧桑巨变，当年人户的“胜利路派

出所”成了王城路派出所；插队时的安乐派出所虽然还在，但30多年前的资料，谁也不能保证查到。

看到一大早还没吃饭就赶过来的刘迎宪，王城路派出所一位民警拿出自己的早餐让他先垫垫肚子，自己在档案室里一找就是一上午；安乐派出所的赵警官，除夕夜钻进地下档案室帮他找资料，等拿着他的个人资料从地下室出来时，头上、身上到处都是蜘蛛网和灰尘……

在洛阳辗转多日，刘迎宪仅有的500元很快花完了。身无分文的他，从东花坛步行到谷水西，又从谷水西走到东花坛，却没一个地方可以投靠。

饿得头晕眼花时，他内心也挣扎过，也曾想过重走邪路，可想起出狱时监狱长的

叮咛，想起帮助他的人们，良知终于战胜了邪恶。他把自己的帽子和手套押在饭馆里，换了一碗面。很快，几位民警和热心市民援助了他几百元钱，钱虽不多，却解了他的燃眉之急。

刘迎宪衣服内侧的口袋里有个香烟盒，里面放的不是香烟，是他如今最珍视的几样东西：一张户籍证明，一张居民身份证领取凭证。（如图）“这些东西来得不容易，我怕弄丢，所以天天揣在怀里。”刘迎宪说。

现在，刘迎宪在一位朋友的帮助下，在伊滨区一个建筑工地上做杂工，每天80元的工资已够他维持基本生活。说起现在的生活，刘迎宪很知足，他说：“在这里，靠自己的劳动吃饭，心里踏实，晚上睡得也安稳。我会记住大伙儿对我的照顾，好好过新生活。”

【一次冲动】他的人生偏离轨迹

如果刘迎宪就这样每天“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”，安分守己，也许他过几年就能重返上海。但遗憾的是，他的知青轨迹却因一次冲动发生偏离。

1975年9月，在部队工作的哥哥送给刘迎宪一套军装。乡亲们非常羡慕，刘迎宪也如获至宝，小心珍藏。一天，同村知青徐某找到刘迎宪，称要借军装去照相，刘迎宪爽快地答应了。几天后，徐某辩称照相时遭人举报，军装被没收了。

刘迎宪非常心疼。同屋知青冯某提醒说：徐某肯定“黑”了你的军装，藏起来了，不信你去检查检查他的箱子。血气方刚的刘迎宪和几个朋友前去理

论。一番口角后，刘迎宪和朋友们大打出手，徐某被打成重伤，险些丢了性命。刘迎宪因此被判处劳动教养一年。

在劳教所，刘迎宪和几个惯偷关在一起，因为年轻，他开始羡慕小偷的“无本买卖”。他从劳教所出来后，没人愿意和他交往，走到哪里都遭遇异样的目光。

刘迎宪索性搬出了村子，和劳教时认识的一帮“哥们儿”整日厮混，以偷盗为生。因为盗窃，他6次被劳教、判刑，偷盗、入狱、再偷、再入狱……恶性循环，在罪恶的泥淖里越陷越深，一次次错过了回头的机会。1998年，他因入室盗窃、抢劫等数罪并罚，被判处有期徒刑19年。